

二戰時盟軍轟炸高雄的歷史記憶

撰文／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歷史科專任教師 洪碧霞

壹、誰的抗戰史？

今年（2025）是戰後八十週年，臺灣在二戰時是日本的領土，因此飽受戰火摧殘，臺灣人對二戰的記憶自是十分深刻。但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在 1999 年實施 88 課綱以前，長期秉持以中國為中心的史觀，在二戰的歷史教育中大多強調中國的對日抗戰，鮮少觸及臺灣史，因此當被問到：1945 年是哪一個國家的飛機轟炸了臺灣？很多人的答案竟然是日本。這樣關於二戰的抗日印象，尤其深入戰後出生的臺灣人教育。日本人統治臺灣的歷史被消失，臺灣人變成中國人，教科書和官方的紀念活動、紀念館裡面，被廣為宣傳的只有中國人的戰時記憶。於是透過學校教育的引導，絕大多數臺灣學生為近代苦難的中國流淚，對日寇侵略憤恨難消，形成二戰的歷史記憶。

然而事實上，臺灣自 1895 年《馬關條約》簽訂後，已被清朝政府割讓給日本。在日本統治臺灣的後期，為了侵略東南亞，就以臺灣作為南進基地，並且在高雄建立重工業的軍事設施。因此當 1937 年中日戰爭開打之後，臺灣就是首先被中華民國飛機轟炸的日本領土。¹ 因此，當中國人在大陸對日本的入侵作浴血抗戰時，身為日本人的臺灣人民自然也被徵召物資和人力來抵禦中國。

投稿日期：2025 年 7 月 17 日

接受日期：2025 年 9 月 1 日

¹ 杜正宇認為首次轟炸臺灣的軍機來自蘇聯援華志願隊（Soviet Volunteer Group），至於為何當時外國媒體下的標題多是「中國（Chinese）空軍空襲臺灣」？那是因為蘇聯在 1937 年尚未對日宣戰，雙方並非敵對國家，故飛機仍漆上中華民國國徽。見杜正宇，〈論二戰時期的臺灣大空襲（1938-1945）〉，《國史館館刊》，51（2017），頁 67。網址：<https://www.drn.gov.tw/var/file/3/1003/img/10/428249870.pdf>。

貳、日本對臺灣人民的戰時訓練

1938年2月23日，《臺灣日日新報》號外與《大阪每日新聞》號外，皆有報導軍機出現。其中《大阪每日新聞》的〈支那軍機現蹤台灣〉，報導中華民國空軍第一大隊和蘇聯航空志願隊以SB-2型輕轟炸機由南昌起飛，原欲轟炸臺北松山飛行場，卻命中松山庄的民家，造成婦女、小孩數人受傷。這次臺北松山被中國轟炸的結果，促使日本對臺灣防空教育與訓練的重視，要求臺灣人民在房子前庭後院開挖私人防空壕，以減少臺灣人的死傷。²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開打之後，日本還製作了「敵機辨識圖」，將中、美、英三國的飛機共列為「敵機」，教導臺灣民眾辨識。由於臺灣在二戰時是日本的領土，臺灣人的「敵國」自然包括中華民國、英國和美國。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軍主要攻擊的範圍鎖定日本本土。直到1943年11月25日，美軍才首次空襲臺灣。之前盟軍研擬空襲臺灣的目標選項有三：高雄港、臺南機場與新竹機場。由於盟軍偵察發現新竹缺乏防空火力的掩護，故將新竹機場選為首要攻擊目標。³這次任務由美國陸軍航空軍駐華第14航空隊加上中美空軍混合團第一大隊，共出動14架B-25轟炸機，在8架P-51戰鬥機與8架P-38戰鬥機的掩護下，從中國江西遂川起飛，轟炸了日軍在新竹的飛行基地，毀損日本軍機52架。⁴到了1944年6月，由



圖1 〈臺北、新竹に 敵機來襲す 我戦闘機直ちに擊退〉報導

圖片來源：〈臺北、新竹に 敵機來襲す 我戦闘機直ちに擊退〉，《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2月24日）日刊第13624號，第1版。

2 甘記豪，《米機襲來——二戰台灣空襲寫真集》（臺北：前衛，2015），頁8-9。

3 杜正宇，〈論二戰時期的臺灣大空襲（1938-1945）〉，頁68。

4 甘記豪，《米機襲來——二戰台灣空襲寫真集》，頁13。



於美軍在馬里亞納海戰（マリアナ沖海戦，又稱菲律賓海海戰〔Battle of the Philippine Sea〕）中獲勝，日本喪失西太平洋制海權（Command of the sea, Thalassocracy），也使美軍有了直接以 B-29 重轟炸機轟炸日本本土與臺灣的實力。因此，就從 1944 年下半年開始，臺灣人民進入「躲空襲的年代」。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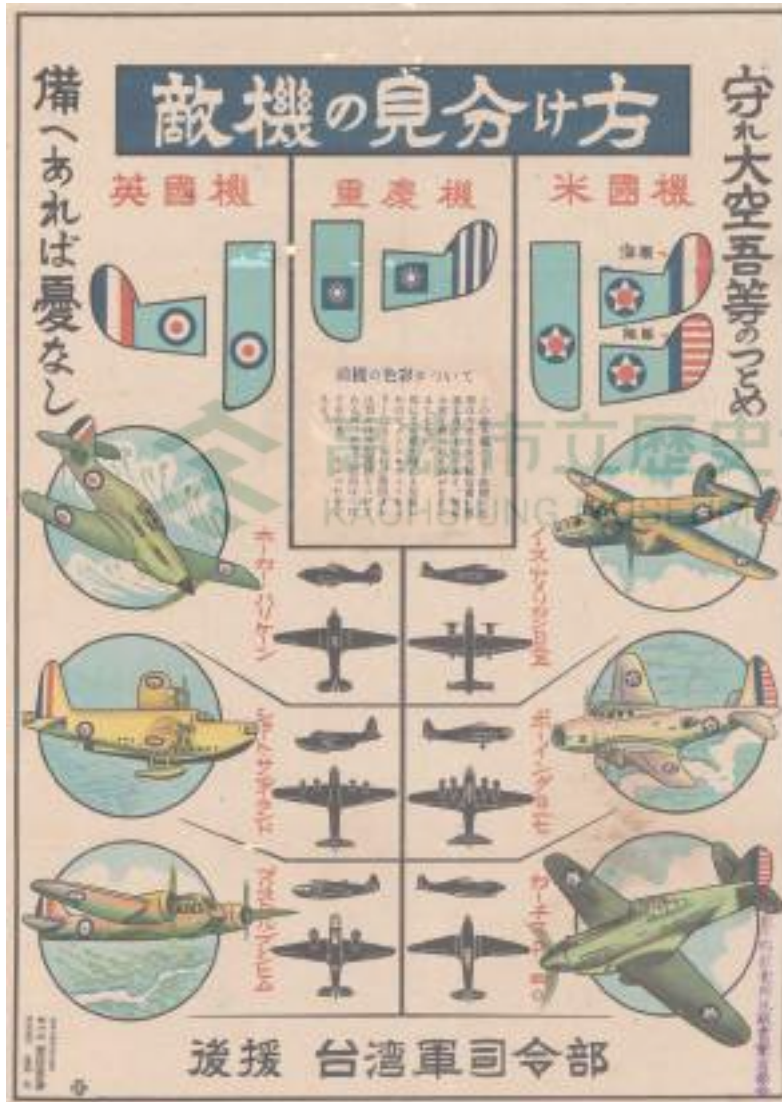


圖 2 駐臺日軍司令部教臺灣人民辨識敵機

圖片來源：〈南方防空普及會發行分辨敵機介紹海報〉，文物所有人：秋惠文庫；保管單位：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登錄號：T2018.002.2605。亦可見於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臺北：日創社，2006），頁 162。

5 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頁 163。同書頁 164 也寫到，美軍機對臺轟炸大致以 B24、B25 輕轟炸機與 B29 重轟炸機為主。

參、美軍為何轟炸高雄？

美軍對臺灣的轟炸，初期多針對重要軍事基地、機場、港口、油庫等，這使得高雄成為美軍主要的轟炸目標。更由於高雄港位於美軍轟炸機返回菲律賓的必經之路，因故障而提前折返，或完成任務後仍有炸彈卡在彈架上的轟炸機，往往於返航途中在高雄投下炸彈，⁶ 故高雄的落彈量遠遠超過其他地區。以發生在 1944 年 10 月 14 日的「岡山大空襲」為例，由於日本在岡山設有「海軍 61 航空廠」，被美軍視為日本「在本土之外重要的軍事設施」，因此美軍出動約 130 架 B-29 轟炸機，投下 590 噸的炸彈，摧毀了一半以上的建築物。16 日再度來襲，將原本 80 棟建物摧毀到只剩 6 棟，可見有多慘烈。⁷ 同時期被轟炸的還有小港飛行場（今高雄國際機場）、左營第六海軍燃料廠（後中油高雄煉油廠）以及後壁林製糖所（今台糖小港廠）等等。高雄市街因被轟炸而瓦礫遍地，整個港區更因為大小船隻被炸沉而嚴重阻塞了航道，無法通航。⁸ 當時高雄市民施正義（1922-）如此描述被轟炸的慘況：

最讓我感覺恐懼的經歷是，有一回高雄市的一幢「五層樓房子」（吉井百貨——今華南銀行）失火了，當時我騎著車子，前往覆鼎金（現今文藻外語學院）的路途上，瞥見為數約十幾架的飛機，朝著我所在的位置飛來，……連忙跑到路旁的大水溝，藏身在橋墩下。等到這群飛機完全離開後，才爬出來查看。從高雄火車站一直到鹽埕埔一帶，無一倖免，只見路面上，一塊塊被燒得焦黑的屍體，還有的已是血肉橫飛，無法辨識的淒慘狀況。⁹

來不及藏身的高雄市民成為戰火下的犧牲品，而被轟炸死亡的人，也往往因屍體血肉模糊而造成家人無法辨識的情況，因此總督府要求臺灣人民在躲防空洞時，一定要記得隨身攜帶寫有本籍、現在地址、本人姓名、戶主姓名、出生年月日等資料的小型木牌，萬一不幸被炸死了，也能憑木牌確認死者身分。¹⁰ 另外還有警察官吏派出所會發送的防空

6 張維斌，〈空襲福爾摩沙：二戰盟軍飛機攻擊台灣紀實〉（臺北：前衛，2015），頁 11。

7 甘記豪，〈米機襲來——二戰台灣空襲寫真集〉，頁 8-9。

8 王御風，〈連謀主政下之高雄市（1945.11 ~ 1946.5）〉，《高雄文獻》，19（4）（2006），頁 37。

9 葉振輝主訪，臧紫騏記錄，〈口述歷史——旗峰會采微〉（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3），頁 44。

10 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頁 165-166。



認識票，材質是 10 公分左右大小的紙片，功能相當於身分證，上面還有血液型欄位，也是供民眾躲空襲時隨身攜帶，萬一被轟炸死傷時，可以給予必要的施救與鑑識身分。根據表 1 的統計數據，除了可以看到高雄人在戰爭期間的死傷人數是全臺最多的之外，高雄人占全臺失蹤人數比例不高，很可能是防空識別木牌和防空認識票發揮了作用。

表 1 盟軍轟炸臺灣在各地造成的死傷統計

州 / 地區別	死亡	失蹤	重傷	輕傷	小計
基隆	--	--	--	--	--
臺北	1,678	170	891	1,316	4,055
新竹	452	--	352	393	1,197
臺中	721	25	460	638	1,844
臺南	1,367	217	960	1,406	3,950
高雄	1,662	15	1,031	1,385	4,093
臺東	68	1	66	86	221
花蓮	100	--	99	77	276
澎湖	52	7	43	34	136
總計	6,100	435	3,902	5,335	15,772

資料來源：杜正宇，〈論二戰時期的臺灣大空襲（1938-1945）〉，《國史館館刊》，51（2017），頁82。



圖 3 北港高中鄉土文物館防空識別木牌

圖片來源：北港高中鄉土文物館館藏、授權。亦可參考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頁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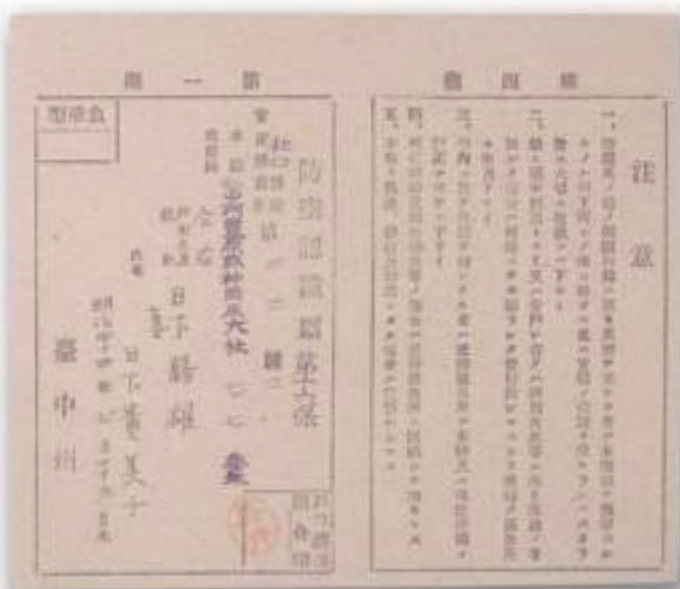


圖 4 防空認識票

圖片來源：〈防空認識票〉（昭和年間），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
KH2000.001.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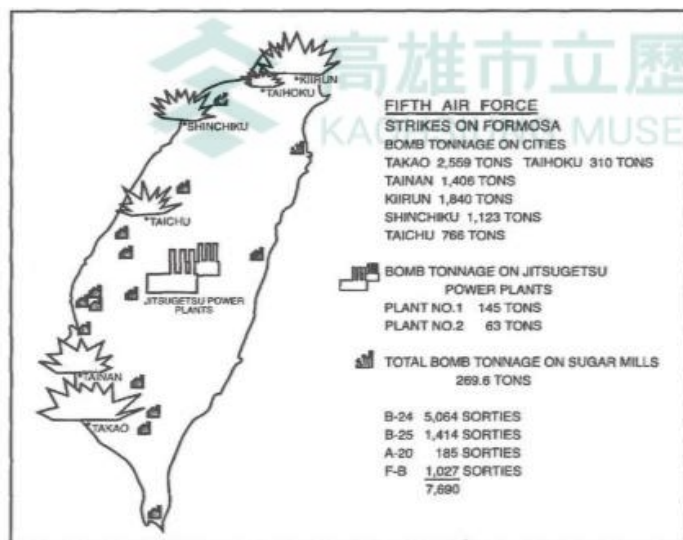


圖 5 美軍集中轟炸南北兩大港，其中在高雄投彈 2,259 噸，遠高於臺北的 310 噸，是所有地區災情最慘重的

說明：關於美軍在高雄的投彈數，杜正宇有不同的說法。他指出第五航空隊對高雄港投下 2,075 噸炸彈。見杜正宇，〈論二戰時期的臺灣大空襲（1938-1945）〉，頁 83。

圖片來源：轉引自 Matthew K. Rodman (2005), *A War of Their Own Bombers over the Southwest Pacific*. (Alabama: Air University Press), p. 131。原載於 J. V. Crabb, *Fifth Air Force Air War against Japan: September 1942-August 1945* [n.p.: 1946], plate 6.

肆、高雄人「走警報」與「疏開」的日常.....

美軍來襲時，會對臺灣人投下宣傳單，除了有勸降的內容之外，有的是「轟炸預告」，也就是將近日美軍擬轟炸的城市用日文預告，警告民眾先行撤離。而臺灣總督府

也早在 1943 年年底宣布強制性的「疏開（疏散）計畫」，強迫市民離開高雄市區。¹¹ 儘管來自國內外有不少預警宣傳，但捫心自問，就算知道美軍即將轟炸高雄，有多少人願意事先放棄房子家當，舉家遷移到鄉下避難？應該還是會等到真的萬不得已的地步吧！曾當選第一屆臺中市議員的何春木（1921-）回憶起他在高雄工作期間，「幾乎每天都會有空襲警報……」、「每當警報聲響起時，大家都會放下手邊的工作，全部跑到防空壕去躲避。」¹² 雖然不少人把「走警報」（指躲避空襲）視為家常便飯，聽起來好像稀鬆平常，但實際上，人們的生命在戰火的威脅下宛如風中殘燭，完全朝不保夕。在空襲之下，全高雄市五萬棟住宅，有 8,080 棟全毀、4,567 棟半毀，4,108 棟嚴重損毀。包括鄰近港口的工業區與商業區，幾乎所有的建築物都遭到攻擊，臨港線鐵路亦遭破壞。¹³ 高雄人真要逃難，還能逃去哪裡呢？

那種充滿恐懼的逃難心情，在柯旗化（1929-2002）寫的回憶錄裡表露無遺。1945 年還是高中生的他寫道：

有一天早上警戒警報聲響起，我匆匆趕向學校。接著聽到空襲警報聲，我立刻跳進牆邊的防空壕。防空壕是洞穴式的，且不太堅固。大型轟炸機大隊的引擎聲越來越近，壓得人喘不過氣來，隨著炸彈的爆炸聲，地面搖動。防空壕裡面只有我一個人孤伶伶地，想到今天也許會被炸死，背脊直冒冷汗，求神保佑也屬徒然。我默默地咬緊牙關，與死亡的恐怖搏鬥。三月過後，後港附近也遭到 B24 瘋狂地沿著道路轟炸，耕田的農夫和水牛當場被炸死。後港也不安全了！家人於是決定疏散到旗山去。¹⁴

然而，就算決定要疏散到鄉下了，能否順利離開到達目的地往往也要看運氣。白天有空襲的危險不能走，必須利用晚上摸黑趕路，更何況美軍也會進行夜襲，著實讓人整夜不得安寧。此外，在疏散地點的選擇上，也要避開糖廠附近，因為製糖產生的附產品乙醇（酒精）燃料，可以作為軍用卡車的燃料使用，也會和發電廠一樣成為美軍集中轟

11 葉振輝主訪，〈口述歷史—旗峰會采微〉，頁 12。

12 林良哲，〈何春木回憶錄〉（臺北：前衛，2004），頁 85。

13 杜正宇，〈論二戰時期的臺灣大空襲（1938-1945）〉，頁 83。

14 柯旗化，〈臺灣監獄島〉（高雄：第一，2002），頁 22-23。

炸的目標。臺灣人自己比較有可能找到在鄉下的親戚朋友收容，但內地人（日本人）怎麼辦？很多臺灣人也會對內地人伸出援手，讓他們借住。如果真的沒有人可以幫忙，幸好還有平埔族原住民願意把房子租給外地人，一起度過難關。¹⁵



圖 6 臺灣總督府台灣防務會議防空部發行的《時局防空必攜》

圖片來源：〈《時局防空必攜》〉（1943），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05.001.017。



圖 7 防空群規劃

說明：每一防空群大約有 20 戶，群長及副群長由各戶長進行選舉。設置目的是為了讓民眾可在空襲時，透過鄰里的互相幫忙，傳達警報訊息、防火滅火、救護等準備。

圖片來源：〈高雄市戲獅甲區第六町內會奉公防空群群長紀念〉（1943），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13.029.045。

伍、高雄空襲史的教學

戰爭所造成的傷口終會癒合，但人民內心的恐懼與陰影仍須靠時間來消除。昔日威權時期為了合理化中華民國對臺灣的統治，在歷史教育上幾乎全面性地將臺灣人「中國人」化，以「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取代臺灣人的歷史，造成戰後出生成長的臺灣人長期以來瞧不起自己的在地語文，念念不忘抗日的國仇家恨，與經歷日治時期的長輩之間出現很大的代溝。值此終戰八十週年之際，歷史老師們可以透過歷史脈絡與史料的引導，

15 柯旗化，〈《臺灣監獄島》〉，頁 23-24。



融入高一歷史與高三加深加廣選修歷史的戰爭單元，協助學生理解臺灣這塊土地在二戰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並討論複雜的認同問題。

本文原是應高雄市教育局之邀，在 2015 年二戰七十週年時，為高雄市各級學校書寫的歷史補充教材，當時僅印給歷史老師參閱。在這十年內，臺灣的高中歷史教育曾受到執政黨推動 104 微調課綱的影響，企圖將 95 暫綱以來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解釋又拉回以中國史觀為主。慶幸最後在全臺反黑箱課綱運動串連的師生共同努力下，新舊課綱得以並行，最後隨著 2016 年執政黨輪替，104 微調課綱作廢，高中生才能繼續學習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教育，並得參與課綱相關會議。而所謂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教育，是指不以任何統治者或在上位者的角度選擇史料與詮釋歷史，而是以臺灣人民自身所經歷的狀況來述說歷史。例如臺灣人確實在 1895-1945 年的國籍是日本人，而 1945 年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曾在尚未與日本簽訂和約的情況下，強制將臺灣人的國籍變更為中國。1949 年，有超過一百萬的中國軍民從中國大陸遷移至臺灣定居，他們是歷經對日抗戰的移民，與臺灣在地經日本統治五十年的文化洗禮的居民有很大的不同。這些歷史事實是多元並陳的，不是單一面向所能掩蓋。如果沒有廢除 104 黑箱微調課綱，我們還能教高雄空襲史嗎？十年過後的終戰八十週年，再來回顧昔日臺灣與中國兩方立場的角力過程，不禁更加珍惜今日能夠在課堂上談論多元族群不同的歷史情感與記憶，期許可以幫助人們未來遇到可能的戰爭威脅時，能夠更有智慧和勇氣去面對。

陸、學生家族裡的戰爭記憶

筆者曾在 111 學年（2022 年）教授高一歷史第一冊時，指派了「一起寫島嶼故事」¹⁶這份作業。當時跟學生們說明作業的目的是書寫微觀的高雄在地史。因為歷史課本裡多是大歷史、巨觀的歷史，那是人類發展的重大史事。雖然我們都會受到大的時代背景與社會文化所影響，但其實深深地影響我們的，是家族史。家族史雖然是小的歷史，

16 這份作業不限書寫主題，舉凡長輩（含父母）經歷過的有關臺灣政治、社會、經濟各面向的事件均可。因此訪問爺爺奶奶能剛好問到二戰歷史的學生，是極少數。

卻與每個人的成長息息相關。雖然經歷過二戰的長輩多已凋零，但慶幸還是有學生訪問到長輩珍貴的戰爭記憶。從學生寫下的口述歷史來看，不但有抗戰的經驗，也有躲防空洞、被空襲的經驗，呈現多元真實的面貌。摘錄整理如下：

一、躲防空洞的記憶

楊○庭同學：

當時住在臺南州下茄苳的曾祖父母正值童年 6-12 歲，當年他們常常聽見直升機在空中盤旋的聲音，以及街道遭空襲掃射，發生時他們常和家中手足相擁躲防空洞或河堤邊，至今回想起來他們仍心有餘悸。

侯○廷同學：

1945 年，美軍轟炸臺灣。我的阿嬤和家人在臺南北門空間不小的防空洞裡，提到她的外婆餵她稀飯，外頭有爆破聲和令人戰慄的轟炸聲。這些就是她當時 1 歲多發生的事情。

二、疏開的記憶

柯○偉同學：

阿嬤說小時候有戰爭，有外國來攻打臺灣，如果聽到飛機的聲音的聲音就要跑去草地（臺語：鄉下）躲起來，但是阿嬤說只有一兩天而已（應該是投降了）。還有一些日本人，那些日本的人還不錯，但沒有待很久就離開了。

王○熾同學：

日治時代，爺爺原本是住在雲林的北港，那時候因為打仗的關係，他就跟我的奶奶他們一起從北港逃難到高雄前鎮這邊。



三、到南洋當兵的記憶

劉○妍同學：

出生於長治鄉的阿公在青少年時期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社會動亂不安，每天都是度著四處流浪、無處可安的生活。20、30 歲這段時間，他必須當兵去為日本作戰。據悉當時許多臺灣兵去到東南亞打仗，便一去不回。為了保命，我阿公逃三次兵。

陳○瑾同學：

曾曾祖父出生於日治中期屏東恆春，23 歲時被徵召至南洋當兵，同為被徵召的還有雙胞胎兄弟和家中最小的弟弟。據說在那個年代，家裡有男丁都會被徵召去當兵，後來就是，我的曾曾祖父有活下來，並且回到了臺灣，但是雙胞胎兄弟和另一個弟弟則戰死在了南洋。

四、逃兵的記憶

胡○堯同學：

我阿公跟我說他的爸爸（阿祖）有一天被騙去當日本人的炮灰，因為日本人說有個好工作要介紹給他。結果搭上車後，車就開到了軍營。他的老婆只知道他要去做某個朋友介紹的工作，後來她去打聽是什麼好工作時，鄰居就跟她說是要被日本兵帶去前線當炮灰的。她靈機一動就跑去軍營，跟日本長官說家裡發生了一點事，一定要她老公來處理。日本軍官雖然不信，但還是派了一位士兵跟著回去。於是我阿祖他們到了三鳳中街後，靠著人很多，就把日本兵甩掉了。

五、當少年工的記憶

鄭○琳同學：

我的曾祖父在日治時期曾是臺灣少年工，他在二戰時期被俘虜去日本做少年工，幫忙去組裝飛機。那時他的生活和伙食都很簡陋，甚至還要跟其他俘虜一起住宿，共用生活用品。當時環境十分克難，但幸好他並未受到戰火的影響，甚至還受到良好的日本教育。我在國一時有去找我的曾祖父，至今我仍然忘不了他向我道別時，看著我離開並且向我行九十度鞠躬禮的樣子。

六、戰時臺日友好的記憶

王○涵同學：

爺爺他們也會和日本人成為好朋友，不會因為仇恨問題而吵架。只是爺爺跟我說，由於打仗的關係，他們常常都不用去上學。只要一打仗，他們就必須找地方躲起來，而這打仗期間更從他的小學時期到國中時期，相當辛苦。

七、關於抗日的記憶

李○瑾同學訪問二戰時還在中國湖南的爺爺：

日本軍隊攻擊我曾祖父的村莊。曾祖父帶著我的爺爺逃離家鄉，爺爺那時才7、8歲，還在黃金成長階段，沒有上過學，卻還要過著逃亡的生活。他們逃到了一條巷子，躲在其中一間木房裡，日本軍隊殺了過來，我曾祖父不幸去世……。爺爺身子小，躲在衣櫃裡沒有被發現，等到沒動靜之後出來，曾祖父已經奄奄一息，過不久爺爺就被國民黨的軍隊救下，然後逃到海南島接著來到臺灣。



柒、結語

經過本文的探討可以得知，二戰時期臺灣是日本的領土，身為日本人的臺灣人民被迫捲入戰爭，承受以美國為首的盟軍轟炸，而高雄更是被轟炸得最為嚴重的地方，死傷人數之多居全臺之冠。儘管如此，當時統治臺灣的總督府並非只是役使臺灣人去當軍伕或志願兵到前線送死而已，也曾透過許多措施，如強制疏散、挖防空壕、攜帶身分辨識木牌等等，設法保全臺灣人民的性命與確認行蹤，安慰家屬，其用心不應被埋沒在中日戰爭的仇恨當中。

歷史事件與學生個人經驗的連結，其重要性應大於課堂上對於國族情懷的灌輸。筆者想引用蔡○薇同學的心得來說明上述論點，藉以鼓勵歷史老師多多指派類似「一起寫島嶼故事」的作業。蔡同學藉由這次的作業到屏東訪問親戚，並經由申請日治時期的戶籍謄本，終於知道自己是馬卡道族。蔡同學說：

如果沒有這個尋根之旅，我可能一輩子都不知道自己的身分，歷史不是只有課本上所教的那些。我是誰？我的祖先從哪裡來？……這些可都是自己最珍貴也最需要認識的歷史，也會跟著我們一輩子的。雖然日本人對我們過去有許多非常負面的影響，但我認為每個時期的政府一定有好有壞，有讓我們檢討的作為，但也有讓我們感謝的。如果沒有當初日本人的戶籍紀錄以及地圖的紀錄，我永遠不知道我的祖先是誰了！

當我們放下了國族情懷而回歸單純的人性，就能肯定所有的歷史記憶都有其重要性，所有的感受也都值得被尊重，這是臺灣史珍貴的多元價值。尤其來自自己家族的長輩，更是一種歷史記憶的傳承，不僅將會深刻地影響學生，也會匯集成為臺灣歷史的一部分。這就是記憶二戰時期高雄在地歷史的意義吧！